



天好像穿了孔似的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一道闪电划过，雷声响彻云霄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魏善仁坐在病床边握着蓝兰的手，恨不得自己有武侠小说里那些高人的本领，向蓝兰传输功力，驱除病魔。

“你打辆车回去吧，女儿一个人在家呢。”蓝兰说完手往回抽。

“女儿很乖，我晚一点回去也没事的。”魏善仁说。

“你快点回去吧，这雨不知下到什么时候才停，有事我会叫护士。”蓝兰语气有些坚决。

魏善仁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医院……

魏善仁原是印尼华侨，母亲去世得早，从小跟父亲相依为命。后来，与一华裔姑娘相恋，刚谈及婚姻时却发生了排华事件，只好跟父亲登上了回国的轮船。

魏善仁父亲被安排在龙埔华侨农场工作，种植柑橘、香蕉等水果。虽然是种地，但也是正式职工，领工资，吃商品粮，是持着非农业户口的种田人。

魏善仁工作虽然有了着落，可自回国后就与那姑娘失去了联系，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，婚姻成了大难题。农场里的姑娘眼界高，都想嫁给公社干部或商业供销部门的职工，魏善仁根本入不了她们的眼。娶个农村姑娘倒是没有问题，可魏善仁又不情愿。并非魏善仁看不起农村姑娘，而是政策规定小孩的户口随母，母亲是农业户口，子女

也只能上农业户口，长大后得留在农村。魏善仁的父亲很焦急，托人四处说媒，都没有结果，到了而立之年，仍孑然一身。

没找到对象也就罢了，魏善仁还摊上了大事。他因说话直率得罪了一位农场领导，那领导叫人从他家里搜出一部从印尼带回来的收音机，硬说是通敌电台，诬蔑他是外国特务，被批斗一番后判了15年有期徒刑。他父亲经不起打击，在他判刑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

魏善仁刑满回来，已进入20世纪80年代。农场进行了改革，将土地分块承包给职工，未承包土地的人自谋出路。魏善仁虽然出狱不久就平反了，也恢复了农场职工身份，但此时他已年近百岁，且孤身一人，但承包土地已力不从心了。为了生计，魏善仁在农场大门侧旁搭建了一间小木房，名曰“善仁土多”，经营烟酒茶等。店前一条道路直通村庄，农场和村里的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善仁土多，或买东西，或赠杯茶喝，赠支烟抽，或闲聊吹牛讲故事，每天店里人来人往，魏善仁的小店逐渐有了起色。

蓝兰的家就在农场附近，她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回家务农。她个子中等，微瘦的身材，白白的脸，好像阳光的照射对她的肤色一点都不影响似的。那天，蓝兰来善仁土多买了东西正要回去，一大伯迎面走来。

“阿兰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你帮我看看这药怎么吃。”见蓝兰有点懵，解释

血色的月季花

■龚金球

道：“我刚才去你家找你，你说你来善仁土多买东西，就找到这里来了。”

蓝兰接过药盒，打开说明书一看，全是英文。蓝兰看了半天红着脸说：“大伯，不好意思，我也看不懂。”说完把药盒递给大伯。

“高中生都看不懂，咋办呢？”大伯不知所措地说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魏善仁说。

大伯诧异地转身看着魏善仁，然后将药盒递给他。

“这是治疗类风湿疾病的药，每天三次，每次一片，饭后服。”魏善仁说。

“对对，这的确是治疗类风湿病的药。我老伴被这病折磨得受不了，硬要我写信给在美国的表哥，说美国的药比较有效。现在药是寄来了，村里没几个人会英文，不知道用法用量。”说完竖起大拇指，“没想到你还会英文。”

“在印尼读书时学了点英文，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”。魏善仁谦虚地说。

蓝兰见魏善仁连英文药品说明书都看得懂，吃惊地瞪大眼睛，小嘴张得大大的，那神情让惊讶到佩服再到崇拜。要知道，她高考就是因为英语拖了后腿而落榜。

此后，蓝兰时不时就往店里溜，她越来越喜欢听魏善仁说话，喜欢听他说印尼的故事和人狱的冤情，他那坎坷曲折的经历令她惊叹，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心态让她折服。

“你不觉得这空着的花盆应该种点什么吗？”蓝兰拿着一枝月季，边说边将它插入盆里。

“我哪有时间栽花？这盆花是去年一名农场老同事送的。”魏善仁接着耸耸肩，两个手掌向外一摊说：“可是花比较娇贵，没几个月就枯了。”

“月季不娇气，你抽空浇浇水就行。”蓝兰插好后说，“而且花开不断。”

没多久，月季果然开了花，花朵鲜红欲滴，花香沁人心脾。

他们相爱了。他们陶醉爱情的甜蜜，却又惊慌惶恐。他们知道，蓝兰的父母绝不可能同意他们恋爱，一旦公开，村里的唾沫都会把他们的爱情淹没。他们只好把爱情暂时珍藏起来。

或许爱情就是这样，一旦拥有，就像魔力附体，会毫不犹豫地为之疯狂。此时，亲情在爱情面前也显得有些懦弱，他们选择了远走他乡。魏善仁悄悄把小店转让了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带着蓝兰和那盆月季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

特区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。他们去到那里开了一间小酒馆，蓝兰负责在前台招呼客人，魏善仁在后厨执勺烹饪。魏善仁把印尼风味与客家菜巧妙地结合起来，尤其是咖喱椰香手撕鸡，独特的味道使小酒馆一下子声名鹊起。

收银台上的月季叶茂花香，一年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女儿。

时间在快乐和充实中一天一天过去。

一天晚上，蓝兰送走最后一拨客人，突然感到胸口异常的难受。

◎2023 / 12 / 5 星期二

◎责编 / 曾俊霖 美编 / 吴丹 校对 / 黄银葵

河源日报

她强忍着走到餐桌收拾碗筷，刚拿起一个碗时，腿一软跌坐在椅子上，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魏善仁听到碗碎的声音从厨房出来。

“没事，就是胸口有点闷，可能是忙了一天，累了。”蓝兰额头满是汗珠，有气无力地回答。说完用手撑着桌子，试图站起却又没能站起。

“不至于累成这样吧？”魏善仁见状隐约感觉到情况的严重性，说完抱起蓝兰就往外走。

医院对蓝兰进行系列检查，确诊为肺癌。经历过多次不幸的魏善仁还是没躲过不幸，就像刚从雪山上下来燃起的火堆，身体才略感温暖时，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把火淋灭了。他身体好像突然被掏空了，浑身哆嗦，但他不敢把实情告诉蓝兰，也不敢露出半点难过的表情。

尽管魏善仁装作若无其事，蓝兰总觉得他一定有事瞒着自己。于是，只要医生进了病房，蓝兰就刨根问底，开始医生含糊回答，后来拗不过她的再三追问，跟她说了实情。蓝兰心知患了这病的后果，但她却表现得超奇的镇静，深思良久后提出要放弃治疗，要求出院。

魏善仁知道蓝兰放弃治疗是怕人财两空，但他更怕失去蓝兰。只要蓝兰在，希望就在。魏善仁坚决不同意蓝兰出院，他一边安抚蓝兰要保持乐观、坚持治疗，一边瞒着蓝兰把饭店盘了出去。医院给蓝兰做了手术，然后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地

放疗、化疗……

魏善仁精疲力竭回到家打开房门，女儿立即跑到门口抱着他的腿，久久不放。

“爸爸，妈妈呢？”女儿小声问，魏善仁感觉到女儿身体在颤抖。

“妈妈去外地办事了，要过段时间才回来。”魏善仁说。

“要多久才回来呀？”

“如果顺利，应该很快就回来。”说完，魏善仁心里空荡荡的。“些时间妈妈外出个，爸爸也有很多事要处理，你一个人在家时要乖哈。”

“嗯。”女儿仰头看着爸爸点了点头，松开了抱着爸爸的手。

雨还在下，雨点不断地敲打窗户，雷声远去，闪电消逝，深沉的夜色吞噬了天地。

医院用尽全力却还是无回天之力。

魏善仁历尽磨难修成真爱，又为爱付出了一切。饭店没了，积蓄没了，最爱的人也没了。此时，他感到心力交瘁，一片迷惘……

“爸爸。”女儿轻轻地走到魏善仁面前。魏善仁低头看着女儿，那无暇的眼睛清澈深邃。

魏善仁将女儿抱在怀里，望着窗外，天空中浓浓的密云渐渐散去，一束阳光透过薄云照在雨后的荷叶上，水面平静。

一天下午，一名小女孩背着书包走进龙埔福利院。她在院里摘了一朵红色的月季花，边走边喊：“爸爸，月季又开花啦！”

狼毛正要出门放牛，被他舅舅堵在门口。

“今天不用放牛了，我已带了一筐草料放在牛棚里。”狼毛舅舅铁青着脸说。

狼毛舅舅平时轻易不来狼毛家，如果来了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狼毛对这个舅舅有几分畏惧，只得退回屋里。

狼毛母亲见狼毛舅舅进屋，并没有招呼什么，好像刚好似的，只是让座，递茶。狼毛刚要在一张凳子上坐下，他舅舅厉声道：“不许坐！”

狼毛站起来，不满地说：“什么事呀，这么凶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狼毛舅舅指着狼毛的鼻梁说，“如实讲，你做了什么缺德事！”

狼毛把脸扭向一边，并不回应。

“你就等着进班房吧，人家妮子要报案的！”

狼毛撇了撇嘴：“不就是推搡她几下吗，有啥大不了的，用不着你来管。”

“砍脑壳的。”狼毛舅舅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，在狼毛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，“今天我还能管了！”

狼毛抹了一把嘴角，往下一甩，地上竟洒下一道鲜红的血渍来。

“够狠！”狼毛咬牙切骂了一句，便冲进厨房，拿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冲向他舅舅。正当狼毛挥刀朝舅舅头上砍去的瞬间，伴着“咣当”一声铁器撞击的声音，狼毛突然跌倒在地上。

狼毛挣扎着想站起来，但他试了几次都没成功。

狼毛被抬到医院，拍片检查的结果是：右腿膝盖骨折性骨折。

医生问骨折原因，狼毛妈妈说，是她用铁火钳敲打的。医生责备道，你这当娘的真下了手啊。狼毛妈妈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医生说了一遍。医生听罢不胜唏嘘，转身对躺在床上的魏善仁说：“浑小子，你要感谢你娘这一火钳，一举救了两条人命呢！”

狼毛舅舅所说的缺德事，究竟是什么，还得从头说起。

狼毛一出生，体毛比一般人多而且长，长大一些，喜欢跟人打架，招式凶狠，而且很少输过，于是有了狼毛的绰号。

狼毛不爱上学，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。狼毛上学是迫于他多的威逼，他爹脾气暴躁，狼毛一不小心就会挨揍。后来他多因病去世，他就把书包往墙角里一扔，跟他娘说，不上学了。像是借此报复他爹似的。狼毛妈妈性格柔弱，管不住他。

不上学的狼毛在村里总是惹是生非，打架斗殴是常事。13岁那年刚开春，狼毛妈妈流着泪对狼毛说：“毛啊，你得干活挣工分了，要不，你将来咋个娶媳妇呢！”听了娘的话，狼毛似有触动。当时是大集体，狼毛就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。可狼毛干不好农活，插秧不成行；锄草草没死，庄稼苗却死了。

生产队队长牵来一头牛，把牛绳递给狼毛说，把牛放好了，可以挣半个劳力的工分。

长命的树，基本上都不会挺直躯干。看不到它们的脊梁，它们的浓荫修得越来越圆。”“挺直躯干”的“树”，自然能成栋梁之材，而那些“不会挺直躯干”的“树”，其“浓荫”照样“修得越来越圆”，成为村里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，真诚地为村民们遮阴纳凉、避雨挡风。茫茫人海，芸芸众生，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各类各色的人和事，无论“挺直躯干”还是“不会挺直躯干”，都能各得其所，各有人生价值，各自为家庭、为单位、为社会起到各自的作用与贡献。

八

颇有禅意的散文诗，往往是读者的最爱。川梅《在九岭里》的许多诗句都很很有禅意，读之，别有一番韵味；掩卷思之，也有别样收获。

《时光也对风水无可奈何》中的“老槐树烟坐在废弃的渡口，品尝过往的云烟”，就让人联想到了九岭山里的人，他们有什么样的过往？经历过什么样的云烟？《百丈寺的飞檐上挂着一份沧桑》中的“月亮挂在天上，只剩被风吹得只剩一半亮了。只剩一半了，还是有些虚荣”，仅月亮有些虚荣吗？人的虚荣更甚，且比比皆是。

《河山在一起就是上等的风俗》中有云：“潦河跟九岭山混在一起，就是上等的风俗。千百年来，它们一直都是他人的背景。”“这方河山，千百年来，没有人在意过它们的来头，也没有谁关注过它们的背景。在历史的暗箱操作中，它们渐渐哑口无言。”“很多路走到这里，就萎缩成了曲径，埋头去向无边苍茫。”人跟某项计、

某种岗位、某种职位“混在一起”，尽管有些高尚，亦有点重要，也往往成了“他人”的背景，你的“来头”与“背景”，也没有谁在意和关注，你只好埋头干你的活，默默地去向无人问津而又无边的“苍茫”。

《没有谁告诉我一条河流的深浅》还有这样的诗句：“靠峰寺对岸，我站在废弃的渡口守望时。暮色苍茫，没有人告诉我，一条河流的深浅。”其中的禅意是什么？就是凡事要靠自己去埋头摸索，去认真探究，去积极实践，在不断地摸索、探究、实践中求真知，并不断地成熟、成事、成才、成长、成功。

“风不动的时候是无形的，风一动，风子里的月光，更加朦胧。”读着《风不动的时候是无形的》这句诗句，便不禁掩卷三思：除了自然界的“风”，还有别的什么“风”也是如此呢？

作者在《稻草人站在河边看自己的倒影》中写道：“天空很空，仿佛没有什么禅。”这是正话反说，“禅”就在“很空”的“天空”中，空得什么都没有，空得要什么，有什么什么。“娘煮出的炊烟是温情的，冒出屋顶就背叛了初心。跟夜同流合污，把黑弄得更黑。”《炊烟把黑弄得更黑》这句诗语就更有“禅意”了，让人突然就想到社会，想到官场，想到情场，想到商场，想到一切“背叛了初心”“把黑弄得更黑”的人和事。这“炊烟”就不是一般的“炊烟”，而是别具其含义的“炊烟”，其中的想象空间比天大，比地宽，比山高，比海深。“鸟类小心翼翼回归到巢里，默默打量尘世间。夜已经很黑，它们不想

把黑得罪了，担心更黑。”“担心更黑”的，不仅仅是“鸟类”，更有人类在，人人都不背叛自己的“初心”，执着各自的信念，履行各自的使命，守住各自的底线，什么“黑”不长久，甚至根本就“黑”不了！

九

在文学艺术上，有一种艺术手法叫“象征”，即借用某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，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。川梅的《在九岭山里》，将象征手法应用得娴熟自然，炉火纯青。《小小的鸟还感悟不到笼子的厉害》，将一只人笼的小鸟写得活灵活现：它“看见一只竹笼子，以为好玩，就不飞了”，“直接钻了进去，脚一踩，笼子就关上了”，“鸟以为没有事，潇洒地抖了抖翅膀。在笼子里，翅膀是没有用的，飞，也是没有用的”，“小小的鸟，此刻还感悟不到笼子的厉害”。这“鸟”的象征寓意非常深刻，能丰富读者们的联想，耐人寻味。在人间，在社会上，在官场，在商场，在情场，在一切的场所里，只要沾上了一个“贪”字，放进了一个“私”字，还不知道或无视道德、政纪、党纪与法制“笼子”的厉害，就会像这只“小小”的鸟那样，被关进各种各样的“笼子”里，到头来，再硬的“翅膀”也是没有用的，再善于“飞”也是没有用的。《在九岭山里》，多处可见“象征”手法，给人以简练、形象的实感，所表达的感情也是真挚的。

十

武林高手在彼此切磋前有句俗语，叫“点到为止”。川梅先生《在九岭山里》的许多篇章，就用了“点到为止”的叙述技巧，让读者自己去拓展思维空间，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当读者读到《娘从来不给芭蕉好脸色看》中的“农家的日子，没有《卜算子》，也不用懂《沁园春》的句子时，便想领略一下《卜算子》《沁园春》的意境与魅力，再次在古诗词的熏陶中沉醉一番。

当双眸一触及《母亲的一些脚步开始匆匆》中的“山里的早春，乡愁还只是唐诗中那些老套的意象，在宋词里拐几个弯出来，也不见《临江仙》，只有自咏寂寞的元曲，还在《声声慢》》的诗句时，即刻就想看看《临江仙》《声声慢》，在宋词中荡漾陶醉。

当《月亮已经躲到虚幻中去了》中的“娘回归梦乡，几只蝴蝶在娘的梦里，表演野史中的《十八相送》”出现在读者的眼帘之际，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，娘的梦便有了“浪漫色彩”。

“喜欢热闹的人都开始出山了，村落在无可奈何中都悟空”。《村落在无可奈何中开始悟空》中的这一诗句，更是“点到为止”的点睛之笔。一个“出山”，仅两个字，就把改革开放引起的农村大变化“点”得水落石出、叹为观止。九岭山里也与别的农村一样，只有留守老人和儿童，再就是“还有更多的物种”。

读了川梅的散文诗《在九岭山里》，如果非要归纳为一句话，那就是“川梅的情愫都在九岭山里。”

◎上接5版

七

富含哲理的散文诗，最为读者所青睐，也最耐人咀嚼。川梅先生非常善于将哲理赋予《在九岭山里》的一些篇章及字里行间，诗句便熠熠生辉。

“风来来往往，不论往哪一个方向，庄稼都顺着。时间一长，就长高了，也长直了，最后低下了头颅。”“低下的头颅，就不用顺着风了，只顺着头颅的方向。”“‘头颅的分量，风吹不动。’《庄稼成为风的形状》中的这三段文字，从表象上看，写的是“庄稼”和“风”，其实隐含的哲理是人和世事、人和权势、人和各种歪风邪气。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事事中，面对一些霸道的权势和歪风邪气，有时顺着，是一种无奈，或是一种智慧，像“庄稼”，当“风走远了，它们又站直，过自己的时光，拔自己的节”，直到“最后低下了头颅”，而“头颅的分量，风吹不动”。整片田野上的“庄稼”都“低下了头颅”，“风”也就无可奈何了。

“花朵慢慢绽开。九岭山里的花，都不把时光放在心上。”“牛站在水边，默默打量山坡上的过往。牛的眼睛很大，看到的俗世，都有一些沧桑。”《每一朵花都与蝴蝶有缘》中的“花”和“牛”，其中蕴含的哲理不仅仅是“花”和“牛”的专利吧。

《在九岭山里》的若干篇章中，多处提到了“底线”这个词。《时光也对风水无可奈何》：“桃花红了山坳，梨花悄悄羞怯，还在守着低调的底线。”《方言记录的历史有很多空白》：“河流最先变节，拐了多少重

弯，最后放弃了底线。”这样的诗句让人沉思，也让人产生联想。物如此，人更如此。不管人在何处，也不论身处何事，都不能没有底线。不论是谁，尤其是身居高位者，一旦没了底线，岂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得出来？人生也就没了阳光，失了高尚，变得俗不可耐。可见底线是做人、做官、经商、理事必须要坚守的，人格才有魅力，人们所处的社会才能和谐向上，安定祥和。

《后来下起了雨》：“雨很大，人的根在地上扎得深了一些，想飞，也不容易。”是啊，有个段子说，做人难，难做人，人难做，做难人。水往低处流，人都想往高处走，笨鸟还可先飞，可人呢？有些人有时候在有些地方，还真的不容易飞起来。“被雨打湿了羽毛的鸟，缩在老树的荫里，望着暮色苍茫，不敢飞。”人啊，有时处于逆境，站直，过自己的时光，拔自己的节”，直到“最后低下了头颅”，而“头颅的分量，风吹不动”。整片田野上的“庄稼”都“低下了头颅”，“风”也就无可奈何了。

“时光无边苍茫，夕阳转完一天就去轮回。那些习惯了仰望的，到了黑处就会迷茫。”《神仙的时光也许更加缓慢》中的这一诗句太经典，太富有哲理了。在阳光普照的时候，不仰望，不迷信，有自己的自信与坚守；在黑暗无光的时候，不低头、不迷茫，有自己的清醒与方向。这才是一个人正常的人，一个清醒的人，一个有主心骨的人，一个高尚无邪的人。

《神仙的时光也许更加缓慢》还有一句富含哲理的诗句：“村头能够